

淺談『柏克萊』 ——從『楊牧自選集』說起

小克

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我叩問這哲學的前輩，結難過傳教的修士，聽過寺院的鐘鼓，我寫「星河渡」——要求一個轉變。詩人呵！你也曾向自己要求轉變嗎？

（葉珊：第十二信）

「楊牧自選集」其實應該是「葉珊自選集」，因為書中大部分文章均以葉珊的筆名發表的，並收進過「葉珊散文集」（一九六六年）。右書中「自序二」，當知某種因由，序末並見「……乃以『葉珊散文集』為基礎，增加刪改，增補些當年未及收入的作品，又於近年新作中，擇其性質風格稍稍相似者，另編一輯，舉以付梓，用酬知己。」可證「楊牧時期」的散文並未在本集出現，只是「葉珊時期」的。兩個時期，自然是明指其轉變的分水嶺。葉珊詩文均作如是觀。「楊牧時期」的散文，自然是詩集「瓶中瓶」的自序和後記，還有本選集的自序可為代表。轉變的痕跡却並不可以明顯地分出來，正如葉珊到楊牧的轉變，不是「傳說」到「瓶中瓶」，而是「燈船」到「傳說」。即是說

「傳說」的轉變才是最重要的轉變。葉珊的散文，自其散文集到「柏克萊」一文，個中就有過轉變。

我現在瞭解，寫詩使人永遠年輕而憂鬱，詩的追尋本是洪荒人類對於純粹神秘的追求，向原始的自然的

世界挺進，這過程落莫而憂鬱；……

「楊牧：傳統的與現代的」自序

楊牧對散文的看法是怎樣的呢？葉珊曾寫「兩片瓊瓦」一文，謂詩與散文是他的兩片瓊瓦，那麼，古典的研究是他的第二種瓊瓦了。既然寫詩使人永遠年輕而憂鬱，古典的研究使人老邁而歡愉，那麼散文會是兩者之間的況味吧，那又是什麼？「兩」文有這樣的話：

一個寫詩的人不甘「單純」，又提筆寫散文，似乎是很自然的舉。

這種論調（此文最初發表於一九六六年「幼獅文藝」四月號裏），和「楊牧自選集」裏「自序一」（寫於一九七五年二月）中所說的，有明顯的分別：

我們今天面對的是白話運動留下來的爛攤子，這爛攤子要我們收拾整理。

並為散文下界說：

惟有破壞排場的僵體，不論其雄健為塊約，皆得依我吐字的生理運作而放開，此古人之所謂「氣」，只有如此，方才是「散」文。

且列舉出狂了「齊物論」，可馬選「老子韓非列傳」、韓愈「送高閑上人序」、蘇軾「答李端叔書」、袁宏道「與丘長孺尺牘

一、張岱「西湖七月半夢憶」等文，謂「都可以做為現代散文追求音樂性時候的模範」。

更有理想的散文之說：

……引導書聲者流的是我師，古人刻意的聲音是我師，甚至西方文字中其尤為駭異的聲音也是我師。承其三者，深化之、攪拌之、過濾之、沉澱之，終於變成我生理的一部份，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或抒情，或說理，發語連綿運用自如，緩急合度，高下皆宜，這才是我理想的散文。……

這裏且簡略地談談「楊牧自選集」裏的一篇「柏克萊」，作為本文的結束。

「柏克萊」一文，副題為懷念陳世驥先生。顧名思義，懷念之文，感情之深自有定見。此文分三章，結構緊密硬實，除了懷陳世驥先生之外，如正題，亦懷柏克萊。

先看自選集二七〇頁第二段，知其楊牧當年那次去柏克萊，是他生命的轉捩：「……當時我怎麼都沒想到一次短短的談話，竟決定了我未來四年的學業模型，甚至決明了我的心向，改變了我的性格，從此決定了我一生必要走的路。」

二七五頁一段，記楊牧在陳先生的六松山莊四年半裏，狂笑揮淚痛飲、沉思筆記論，學到各種課室裏聽不到的古典和生命……；「數不清有多少次，在他的板桌與桌間，我突然發現我也溫暖得像一個中文系的傻瓜。但也幸虧這種溫暖的空氣包圍着我，使我逐漸從相魯的二十五歲邁向規矩多慮的三十歲。」把真誠的板桌看作「溫暖的空氣」，不是故意可以說得盡的。楊牧對陳世驥先生之情如此。

楊牧寫「柏克萊」處處經營着意，無廢語。淡淡道來，亦非平鋪直敘的。有感情自足難能可貴，更可貴者，在記事之中，陡然說及陳世驥的辭世，那種於向人道其美好情

調中，突插入令人鼻酸的真變，這手法在「柏克萊」文中多次重現，例如：

第一、最後一段，一七三頁：「此時已過正午，陳先生在都蘭樓的辦公室裡，的大窗是朝西的，陽光居然也透過窗簾射進來。窗外有得見生物大樓的長廊和雕刻，廣大的草地鋪着松和紅檜。今年五月二十三日近午夜，陳先生在柏克萊以心臟病猝發逝世……。」還有第二段最後一段，二七七頁。第三段第二段末，一七九頁。第二段，二八〇頁。第六段，二八三頁。和最後一段，恕不附錄引文。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